



文 學 / 滄海叢刊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抗戰日記

謝冰瑩著

抗戰日記

謝冰瑩著

1981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滄海叢刊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字第一九一七號

民國二十六年秋在羅店寫抗戰日記



戰地服務團由長沙出發





民國二十六年出發前線攝於漢口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於當陽長坂坡

抗戰日記新序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點燃了中國對日抗戰的聖火，繼續了八年多，這是我國空前絕後的大戰，軍民的死傷，無法統計多少，這是一次驚天動地，轟動全世界的戰爭，是喪心病狂的日本帝國主義者，野心勃勃地，想要繼續以往累次侵略中國的經驗，從佔領東北四省之後，進而妄想一鼓作氣，消滅我們有五千餘年光榮歷史的中華民族。他傾全日本的人力、財力、物力，動員海、陸、空軍和婦女，來侵犯我們，不論前線、後方，我國死在他們的飛機大炮、槍彈之下的男女老幼，不計其數。這場浩劫，只有六十歲以上的人，才記得清楚，七十歲以上的人，才身受抗戰期中的種種痛苦；有的在槍林彈雨中，為保衛祖國死亡，有的受傷，至今成為殘疾；有的人在前方，家人已被炸死，甚至有全家大小無一幸存的；至於所有全國民衆，在前後方，以及淪陷區，所受的種種摧殘、壓迫、逃難生活的顛沛流離，母死子亡，真是悲

慘到了極點，無法一一描述。

冰瑩雖是一個弱女子，抗戰那年，正遇母親去世，悲傷過度，身體衰弱不堪；然而為了國仇私恨，（我曾於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在東京被日本警察捕去監禁三星期，曾受各種苦刑及侮辱，罪名是抗日反滿。）辭別了正在病中的老父，獨自赴長沙，組織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隨第四軍吳奇偉將軍部隊上前方，為負傷將士服務。於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由長沙乘火車出發，送行者有孫伏園、陳惟中、席微庸、李瑞林、林美珍……諸位先生女士和許多親友，當時參加服務團的有：羅佩蘭、傅恩萍、周衡、蕭喜英、曹重誨、彭菱娟、彭慶齡、戴雯、王雁虹、王少雲、曹澤南、歐陽岑澈、林方、劉慶雲、顧虹、田志俊；後來由上海加入的是：袁芝英、張咏芬、羅雲錦、章若霧；由蘇州加入的是嚴超（她受過警察訓練）、吳人俊（蘇州博習醫院護士），還有兩位，我怎麼也想不起名字來了，真對不起她們。

今天我把她們的名字寫出來的原因，是希望她們本人，或者她們的親友看到拙作，請給我來函，告訴我，她們的地址及近況，我要給她們寫信。自從二十六年，在東戰場前線，失去連絡以後，我常常懷念她們，在夢裡偶然見到，醒來總是淚濕枕邊；因為我聽說她們之中，有人參加游擊隊，有人在撤退的時候，敵兵在後面追趕，她深恐被俘受辱，就在樹上吊死了。這兩個消息，四十多年來，無時不在我的腦海中縈繞痛苦；還有一位男同志常子春，他是我們服務團唯一的異性。我在長沙時認識他，曾受過高中教育，是一位很忠實的青年；有一天，他在報上看到我要組

團上前線的消息，特地從他的家鄉衡陽趕來參加，當時我無論如何不答應，他一定要作我的勤務兵；還說了幾句這樣的話：「你不能阻止我愛國；何況你們都是女性，有什麼笨重的行李，你們挑不動時，我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這幾句話感動了我，立刻答應他去，後來果然應了他的話，幸虧有他幫忙，替我們解決了許多困難問題。

收集在這本書裏面的資料，分為三部份：「抗戰日記」，原名「新從軍日記」，民國二十七年七月，由漢口天馬書店出版，我沒有拿過一文稿費或版稅；而且連書都只有一本，後來不知被誰拿去了，直到前年，承師大校友王明生女士的協助，（她在史旦佛大學胡佛圖書館服務）借到十本我早期的小說、散文，以及抗戰時期的幾本小冊子——「在火線上」、「軍中隨筆」、「第五戰區巡禮」、「冰瑩抗戰文選集」、「新從軍日記」；可惜「梅子姑娘」和「戰士的手」找不到了；還有我認為比較重要的幾篇文章，例如「戰士的手」、「裸體殺敵的戰士」、「兩個小鬼」（參謀長送給我的兩個小勤兵）、「我們是怎樣消耗敵人子彈的？」、「敵軍在鄂東淪陷區的暴行」、「魔鬼統治下的武漢」、（分上下兩篇，發表於武漢日報。），「戰地歸鴻」、「殺到東京去！」（獨幕劇）等，如今都找不到了。

第二部份資料，「第五戰區巡禮」，包括臺兒莊勝利前後的報導作品。

第三部份，也是我第三次上前線的日記。那是後方勤務部、和基督教義員傷將士服務協會合辦

的傷兵招待所。負總責的是范定九先生，總會辦事處設在重慶。首先登報，招考有志赴前方，為負傷將士服務的大專或高中男女學生若干名，錄取後，集中宜昌訓練一個月，即分發至沿公路設立的傷兵招待所服務。主要工作，是為傷兵換藥，招待飲食茶水，安排擔架、慰問……

我參加這個服務團，是因為由東戰場退下來以後，內心鬱鬱不樂，沒有看到消滅日本鬼子，總覺得不甘心，時刻都想再上前線。回到重慶，我為教育部寫了「毛知事從軍」等五篇通俗小說，還替新民報編了幾個月的副刊——「血潮」。

為了要實現我上前方的志願，自動去找范定九先生，他那時正愁考取的女生，沒有人率領指導，于是就很高興地將十二名女生，由我帶到宜昌參加受訓。課程方面，包括救護常識、宣傳工作、防護常識、口頭宣傳、文字宣傳（壁報標語、漫畫。）國際現勢，國內現狀、敵情分析等。我的日記，六十年來，都不間斷的；可惜曾經在金城江被賊偷走一本，在老河口，被強盜搶去一本，這就沒有辦法補寫了。

為了便於裝在軍裝口袋裡，所以我用的是那種四英寸半長，兩英寸半寬的小本子寫日記，有時在防空壕、或者戰地、野戰區院、船上、車上，任何地方，只要有時間，一坐下就可靠着膝蓋寫。那時候，我的眼睛很好，寫的字像綠豆那麼大，有時很潦草，現在要我一天天抄下來，我寧可犧牲這些材料，也沒有勇氣抄了，這並不是我偷懶，而是因為眼睛流淚的關係。

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王疵弦先生，他從台北打來長途電話，問我抗戰時間，出版了那幾部

作品，我告訴他之後，他在聯合報上發表一篇文章，登出我那幾本書名；還要感謝趙滋蒼先生的開懷，他在中央日報副刊上，也曾提到拙作，引起了好幾位熱心的朋友來信問我，抗戰時期的作品，為什麼不再版？這時我才想起當時，用將士們犧牲生命的寶貴資料寫的日記，為什麼我不再版？讓五六十歲以下的中年青年朋友，了解當年的重要歷史之一，也算我替國家，盡了一點微薄的責任。

第三次上前線，我沒有把日記抄下來，原因在前面說過，字跡太小，我看不清楚，加之在五戰區，第一戰區工作不久，我就到西安創辦黃河文藝月刊去了，所以這時期的工作，遠不如在東戰場的熱烈，緊張。（將來萬一我的眼睛有好轉的一天，也許我會再整理出版）

為了附錄的兩篇文章：「抗戰期中的婦女訓練問題」，和「怎樣發動廣大的婦女參加抗戰」？考慮了很久，究竟應不應該附在後面？最後我想到中國的許多婦女問題、兒童問題，仍然存在，我這一得之愚見，也許獻給正在從事婦運工作的朋友，或許可以拋磚引玉，希望專家多多指正。

當我花了兩個多月的功夫，整理這部稿子的時候，我是非常痛苦的！我一字一句讀下去的時候，眼前彷彿站着那些受傷的將士，血肉模糊，慘不忍觀；耳朵裡彷彿聽到他們的呻吟，我曾好多次放下筆來流淚，我的情緒在變化，有時傷心，有時高興，有時痛恨日本鬼，為什麼我們的先總統要以德報怨，不討回敵人的血債，八年多苦戰，我們的損失太多太大了，至今回憶回來，猶有餘恨！

至於高興，是我有幸參與了這次偉大而神聖的抗戰，雖然我獻出的力量，是那麼微弱得可憐；但比起在後方挨敵機轟炸的同胞來，我究竟幸運多了。

最後，我要特別請求讀友們原諒的，這些在前方的菜油燈下，或者野戰醫院、防空洞裡寫成的報導文字，沒有時間去推敲詞句，文字的拙劣、直率，可想而知；但是朋友，這些是抗戰將士，和前後方受難同胞的血肉所換來的史料，是值得我們永遠紀念，特別珍惜的。

中華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三月廿九青年節

序於舊金山滑齋

新從軍日記原序

我很高興，當我寫這篇序的時候，又來到火線上了！為了趕着在我出發之前完成這部書，所以草草地把它寫完，連仔細看一遍的時間都沒有，這是我所引為憾事的。

本書的第一個讀者是佩蘭，她對於我描寫東戰場退却的那十幾天生活，有點認為不妥；原因是怕讀者看後有「淒涼」、「失望」之感；然而我覺得，藝術的價值貴在「真實」，何況東戰場退却，是一件事實；而且是一段很值得紀念的事實，為什麼不可以寫呢？

對於抗戰前途，我是始終抱着樂觀的！雖然在我親眼看到民衆那種顛沛流離，士兵如潮湧般退下，而敵人正在拚命向我們一步緊一步進攻的時候，我總相信不久我們的失地，就要收回的；所感到不大滿意的，只是當時政治的力量發揮不夠，軍隊的紀律還欠嚴明；尤其民衆太沒有組織，不了解抗戰的重要性，不能幫助抗戰。這些缺點，需要立刻糾正，因此我將一切耳聞目見的

真像，都寫出來，做為前車之鑒。

這次台兒莊的勝利，奠定了我們第二期抗戰勝利的基礎，也樹立了全國人民對於抗戰必勝的信心！加之近來各級政府，和各地民衆所貢獻于抗戰的，也都有很好的成績，完成民族解放這偉大任務的時間，是一天天逼近了。

親愛的同志們，我們加倍地努力吧！不論在前線或者後方，我們要像在戰壕裏的戰士那麼英勇地和敵人拚命，以促成最後勝利的快快來到！

冰瑩寫於淮南前線之洛河

一九三八，四，十八日

抗戰日記 目次

抗戰日記新序

新從軍日記原序

上集 抗戰日記

重上征途·····	三
在車廂裏·····	七
舊地重臨·····	九
南京一瞥·····	一二
恐怖的「九一八」·····	一五
戰地中秋·····	一八
「你們是那一個的人？」·····	二三

橋上的傷兵	二五
美麗的村姑	二八
戰士的血，染紅了我們的手。	三〇
我們是死不完的	三三
「怕飛機」	三七
戰地砲聲	三九
兩個無知的老百姓	四二
嘉定城巡禮	四四
又在戰場上見面了	四八
火綫夜行	五〇
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	五三
恐怖的一日	五七
到上海去	六二
「千萬不要談戀愛」	六五
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六八
約法三章	七〇

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	七三
敵人的秘密	七七
在戰地過生日	八〇
太寂寞了，到火綫去！	八四
回到太倉	八七
蘇州的警報	八九
歡迎新同志	九四
軍民合作	九七
瀏河的彈痕	一〇一
再渡瀏河	一〇四
幫房東打豆子	一〇七
三渡瀏河	一〇九
審問漢奸	一一一
看炸彈	一一四
龍華月色	一一六
征募慰勞品	一一九

大場之夜·····	一一一
女人的確不如男人·····	一二六
真的病了·····	一二八
四渡瀏河·····	一三二
稻草被窩·····	一三五
榮譽獎章·····	一三六
第一次打擺子·····	一三七
俘虜·····	一三八
改選副團長·····	一四〇
到蘇州醫病去·····	一四二
丘八作家·····	一四三
趙先生的傑作·····	一四五
安靜的生活·····	一四六
文學家排長·····	一四八
少爺兵·····	一五一
父親的信·····	一五三